

贾平凹 著

——贾平凹散文选

造一座房子住林牧



ZAO YIZUO FANGZI ZHUMENG
人民日报出版社

造一座房子住梦

○ 贾平凹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造一座房子住梦：贾平凹散文选 / 贾平凹

—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1998.12

ISBN 7-80153-076-4

I . 造…

II . 贾…

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494 号

书 名：造一座房子住梦——贾平凹散文选

著 者：贾平凹

责任编辑：曼叶平 杨绍斌

封面设计：康笑宇

统 筹：浙江通策文化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2号)

邮编：100733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北京丽原印刷厂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：114 千字

印 张：6.5

印 数：10, 000 册

印 次：199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80153-076-4/I · 009

定 价：13.00 元

自序

我常得意于我在文坛上口无臧否，其实我是没能力臧否。我长期居住在西北的一间小房子里，金经度世，白眼观人，喜欢在每部作品发表时于前言后记里自言自语。要承认的是，这些自言自语，并不是听来的、要贩卖的，或哗众取宠和矫情作秀，也因支零破碎，混迹前言后记，很少有人理会。原以为自己是个拙口人，今把各个时期说过的话辑在一起，竟也是个长舌男了。

这些话，别人看起来或许觉得幼稚，但它是自言自语，是为自己想的，为自己说的，对我却重要。二三十年代，文坛上有过以人名对的对子，是“孙行者”、“胡适之”，我是行而适，适之行。

《小石头记》是我为一个藏石家的一堆石头写的，石头无言，我却多嘴，这次偏也辑进来，可见我说话真是多么无聊。

还有一篇文章《造一座房子住梦》，我倒真希望造所房子，能住上梦。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

“卧虎”说

我说的“卧虎”，其实是一块石头，被雕琢了，守在霍去病的墓侧。自汉而今，鸿雁南北徙迁，日月东西过往，它竟完好无缺，倒是天光地气，使它生出一层苔衣，驳驳点点的，如丽皮斑纹一般。黄昏里，万籁俱静了，走近墓地，拨荒草悠悠然进去，蓦地见了：风吹草低，夕阳腐蚀，分明那虎正骚动不安地冲动，在欲跃未跃的瞬间；立即要使人十二分地骇怕了！怯生生绕着看了半天，却如何不敢相信寓于这种强劲的动力感，竟不过是一个流动的线条和扭曲的团块结合的石头的虎，一个卧的石虎，一个默默的稳定而厚重的卧虎的石头！

前年冬日，我看到这只卧虎时，喜爱极了。视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，久久揣赏，感叹不已。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，山川水土，拙厚，古朴，旷远，其味与卧虎同也。我知道，一个人的文风和性格统一了，才能写得得

心应手；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，才能写得人情人味；从而悟出要作我文，万不可类那种声色俱厉之道，亦不可沦那种轻靡浮艳之华。“卧虎”，重精神，重情感，重整体，重气韵，具体而单一，抽象而丰富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！

我在那墓场呆了三日，依依不肯离去。我总是想：一个混混沌沌的石头，是出自哪个荒寂的山沟呢？被雕刻家那么随便一凿，就活生生生成了一只虎了？而固定的独一块石头，要凿成虎，又受了多大的限制？可正是有了这种限制，艺术才得到了最充分的自由吗？貌似缺乏艺术，而真正的艺术则来得这么的单纯，朴素，自然，真切！

静观卧虎，便进入一种千钧一发的境界，卧虎是力的象征。我们的民族，是有辉煌的历史，但也有过一片黑暗和一片光明的年代，而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一样都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。现在，正需要五味子一类的草药，扶阳补气，填精益髓。文学应该是与世界相通的吧。我们的文学也一样是需要五味子了，如此而已。

但是，这竟不是一个仰天长啸的虎，竟不是一个扑、剪、掀、翻的虎，偏偏要使它欲动，却终未动地卧着？卧着，内向而不呆滞，寂静而有力量，平波水面，狂澜深藏，它卧了个恰好，是东方的味，是我们民族的味。

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，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，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，但是，实践却是那么艰难，每走一步，犹如乡下人挑了鸡蛋筐子进闹市，前虑后顾，唯恐有了不慎，以至怀疑到了自己的脚步

和力量。终有幸见到了“卧虎”，我明白了，且明白往后的创作生涯，将更进入一种孤独境地。喜从此有了“源于高度的自信”，进一步“精于其道的自觉”（这是袁运甫的画语），我想，艺术于我是亲近的。

我的“卧虎”啊……

一九八二年四月为《当代文艺思潮》“作家与创作”栏而作

四十岁说

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，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，且认真地工作着，已经不止一次，十次八次，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，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。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，文章写得好，就是活儿做得漂亮，窗外的场地上有织网套的，斜斜地背了木弓，一手拿木槌弹敲弓弦，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，劳动既愉悦了别人，也愉悦了自己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说，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，相反的，也最易导致做作——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。——目下的现实里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“世界”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如同四个字的“深入生活”，原本简单普通的话，没生活拿什么去写呀，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。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庄严形象，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，很沉重；人生若认作荒原上的一群羊，哲学家是上帝派

下来的牧人，作家充其量是牧犬。

文坛是热闹场，尤其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，贾母在大观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，在化妆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，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。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，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撵得我们精疲力竭（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，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，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，裤裆总是湿的）。忽然一想，许多的创作和理论，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？它其实并没有自己远大的志向，完整的体系，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，蝌蚪跟着鱼儿浪，浪得一条尾巴没有了。

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，古今的，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，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。要作为一个好作家，要活儿做得漂亮，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，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，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。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。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，替古人流眼泪，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，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，原因大概如此，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：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，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。文学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，无论古人与洋人。中国的儒释道，扩而大之，中国的宗教、哲学与西方的宗教、哲学，若究竟起来，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，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

片阳光的灿烂。问题是，有了一片阳光，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，或浓或淡，是雨是雪，高低急缓的云层，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。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，水墨画和油画，戏曲和话剧，西医和中医。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，不是归一和混淆，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，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。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言论，关键在这个“民族的”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。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，若不是以中国传统（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）的一套为标准，就是以西方的作规则，合者便好，不合者便孬，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，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。或许也偏颇了，我倒认作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，不必自卑地去仿制，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。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，法门万千，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，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，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，我们就会灭绝所谓的绝对，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，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。生命完满得愈好，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，如果是天才，有夙愿，必会修成正果，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。

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：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，里面长满虱子，人常常是尴尬的生存。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，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，我认为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，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、突破和

超脱。走出激愤，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，幽默由此而生。爱情的故事里，写男人的自卑，对女人的神馀，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，这合于我的心境。现在的文学，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，赏观中国的戏曲，为什么有一个“小生”呢，小生的装扮、言语，又为什么是那样，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，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，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的既定，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，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，他们成功，直指大境界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，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。

我是一个山地人，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，虽然做够了白日梦，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，逼我无限悲凉，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，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，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，自在而为。艺术的感受是种生活的趣味，也是人生态度，情操所致，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，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，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，有阮籍气或贾岛气，只能有意无意地，生活的浸润感染，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。

还是寻出两句话吧，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，闷了许多日，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——

之一，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，回来手书在门房的条幅：“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”

之二，夜读《八大山人画集》，忽见八大山人，字个山，画像下几行小字：“●◎咦，个有个而立于—=≡≡×之间也，个无个而超于×≡≡=—之外也，个山个山，形上形下，圆中一点。”

一九九一年

造一座房子住梦

那日驱车在泮河边的公路上，天很热，停下来歇息，一抬头看见了终南山。终南山远在五里之外，阴影铺了半河，蓦地就开悟了陶潜的诗。以前读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以为是站起身子来看着南山的，现在方体会了是知道有着南山，把菊采着采着，很平常地，不经意地抬头就看到了南山，一个悠然写出了他真实的自在生活和心境。我便说：在这里造一所房子多好的，养妻子育儿子，喂狗饲鸡，十天半月了，三朋四友从城里来就站在那田畦上喊：平凹，平凹……。同伴就笑，说我又在痴心妄想，回吧回吧，在当今的社会里，清静是需要钱的，没钱的清静看了只能心烦！我不，我说，大的收藏家并不在乎把文物古董放在自己家里，凡是眼看过了就算收藏了。我仍坐在柳树下往终南山上看。

终南山蜿蜒不绝，这里仅是突出的一个

峰，峰下隆起的有两个土丘，土丘之间一直往下漫出斜坡，生出密密的松树林子，然后分开两道岔梁一直踏到河滩。峰头之上是一片云，若即若离，正是午后时分，斜阳将云照得金黄灿烂。松树林子里似乎还有人家，没见到有房舍的墙头檐角，却炊烟细长。

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，山上一定有许多洞穴，洞穴里生着蛇。这感觉使我也觉得奇怪，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蛇是害怕的，在风光优美的地方不该有蛇，但我就感觉有蛇，是白蛇，白得美艳，正因为它修炼在此才使这里风光迷人。我是登临过太白山，总认为太白山是最神灵的，那里有不枯不溢的天湖，天湖里有净湖的玄鸟，湖边有永远长不大的古木，但我没有想到离太白山百里之地还有这座山，而这座山令我产生了有蛇的感觉。

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我往山上走，一直往高处走，在林子里我看见了灵芝，看见了黑狐，看见了凤与凰，惊奇地在山峰下就出现了一泓碧水，水边琼楼玉宇，楼前的一块大青石板上一条白蛇就趴上边。白蛇晶莹光洁，并不盘着，而是头部以及三分之一的身子静静的贴着石板，三分之一的中间部分却高高拱起，剩下的身子又落下来，软软地伏在石板上，通体呈现了S形，侧映在水里。我没有恐惧，只觉得从未见过的美丽和神秘。

此后，我就迷恋着那个地方，希望能在山下造一所房子，后半生就住在那里。我去走访了那里的乡政府，知道了许多商人要在这一带修建高尔夫球场，使地价已炒

到了一亩十万元，而造一所再简易的房子也得一万元。我就加紧着积攒钱，而同时，邀请了许多朋友数次到山下察看方位。但我的朋友全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在这里造房不合算，有多少日子能住在这里呢，有那么多钱不如在市区内买一套单元房，并且，他们以为梦境里山上有蛇，纵然白蛇是那白素珍，纵然没有法海，蛇毕竟太华丽，太气势逼人，太冷太酷，有蛇的山上，高处不胜寒的。

但我是固执的，我坚持要在那造房子，既然我不去常住，那么，就住蛇，住我的梦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

小石头记

序

人是要有嗜好的。古人说，没嗜好的人不可交，所以我也就多嗜好。写字、画画、下棋、唱卡拉OK、收集陶罐、瓷瓶、木雕、石刻，最痴心的是玩石头。我玩石头但没有好石头，又爱那类大一点的，粗一点的，拙笨憨朴的。所居的房子不大，并不置家具和家电，隔三岔五就弄回一个石头来，堆得架上是，桌上是，床上也是，以至于朋友来总担心楼板负不起，要某一日发生塌楼事件。这使我也慌恐起来，谋划了一年之久的要将一块古木化石搬上家来的行动便中止了。我平日吝啬，吝啬花钱吃饭和穿衣；写字能算作书法了，也不肯轻易为人留字，可谁

若送我奇石，我会当场挥书答谢的。以后明知有人投我所好，以石索我字画，我也甘心落其圈套。世上的人都是世上的别物所变的（世上的别物前世可能也是人）我疑心我的上世就是石头。

有句话“玩物丧志”，别的不论，玩石人却绝不丧志。玩的石都是奇石，归于发现的艺术，不是谁都有心性玩的，谁都能玩得出的，它需要雪澡的情操，澹泊的态度，天真，美好，这就是缘分。

我家客多、多到为患，一般的客只在厅里坐了，要么喝白水（当然是矿泉壶的水），要么喝浊酒。只有知己来了，请品茗茶，请赏石头。

我夸口我是最懂石的，也最会玩石头的，没想结识了李饶先生，我才知道小巫见了大巫了！在我的二室一厅家里，到处有石头，在他的家里，三室一厅全都是石头，连阳台上、厨房里、楼道里都是。在我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爱石头，我的石头常被家人拿上砸钉子，挡走扇门，或者去压浆水菜。在他家里，老伴、女儿没有不痴石的。我的那些石头只是奇石而已，他的奇石却都是国宝一级的。我是爱好者，他是专家。认识了李饶先生后，我常去他家看石头，也一块去山中河中捡石头。我们已经很熟很要好了。虽然他是六十六岁的老人，我小了二十四岁。忽一日，突发奇想，何不为李饶先生出一册藏石书呢？就提议他提供照片，我作小文。怎么样？他似乎也激动了，很短的时间就每一块奇石拍了彩照，并大略记录了每一奇石的地质名称、形成历史和发现过程，我就在